埋葬在美国国家公墓的中国空军

□ 李安

招考空军飞行员

我家是北平的一个书香门第,爷爷在北京大学教书,育有四个子女,父亲是老大,兄妹四人都是北平的大学生。抗日战争爆发后,全家人随北大教书的爷爷先后辗转去了昆明。

1941年,日本偷袭珍珠港,美国对日宣战,那时正值中国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期,美国决定对中国增加空中援助,首次开始在中国招考空军飞行员。那时候,我的二叔李嘉禾是西南联大物理系大二的学生,看到祖国满目疮痍,二叔毅然决定弃笔从戎。

我的爷爷奶奶知道后,十分为他担心,但他们都是爱国知识分子,深明大义,最终还是支持了我二叔。当时,昆明巫家坝空军航校的大门两旁有一副醒目的对联:升官发财请走别路,贪生怕死莫入此门。

1942年秋天,在家人担忧不舍的目光中,二叔离开昆明,先是到印度机场接受短暂培训,而后坐船到美国接受为期一年的学习。全家人一直在昆明苦等二叔回国,可最终等来的,却是一纸军政部送到昆明的死亡报告,那是1944年底。

噩耗传来,全家悲恸不已。

父亲多年后告诉我,二叔从小聪慧过人,天文地理无所不通,且为人沉稳内敛,志向远大。抗战前他先是考入北大数学系,抗战后1939年才转入西南联大物理系。

抗战刚结束,又开始内战,兵荒马乱的年代,加之遥远的距离,寻找二叔,成了不可能之事。

全家虽知道了二叔的死讯,但当年的死亡通知书只用寥寥数语简述二叔死于空难,他在美国的经历,那次飞行事故的缘由,以及遗骸掩埋地,均未曾提及,二叔由此成为我们家族埋在心底的一个痛,更是待解的谜团。

在那个年代,谁也不敢再提

李嘉禾仅存的一张照片

二叔的名字,但在全家人心中,他仍是英雄。

1987年初夏的一天,父亲把我叫到床前,他说:“我来日不多了,但我还是牵挂二弟,他失踪60多年,我很想知道,他在那个世界活得好不好。”

这是我第一次深切感受到父亲和二叔之间深厚的兄弟情,也对这个从未谋面的二叔产生了好奇。不久,父亲抱憾离世。

后来我和哥哥靠努力得以出国留学,我用父亲给我攒下的900块人民币买了一张飞往加拿大的单程机票。在国外每每想起父亲,心便隐隐作痛。

毕业后我在加拿大工作,有一天,突然接到了四叔的一封信,他说自己已经年迈体弱,希望在有生之年,能找到二哥的墓地。

在四叔的发动下,一位亲戚从台湾查到了二叔位于德州的陵园地址,这个消息让整个家族振奋不已,也终于告慰了离世前的四叔。

2012年1月,堂姐带着四叔生前的夙愿,从北京前往遥远的美国看望二叔。二叔的墓位于布利斯堡国家军人陵园,在墨西哥边境。由于堂姐对当地小镇人生地不熟,一时找不到买花的地方,只好解下脖子上的红围巾,打成结安放在二叔墓前。在回中国的飞机上,堂姐含泪写下悼念祭文。

50余名中国空军

2013年11月,我哥哥也从加州赶往德州祭奠二叔。在巡视墓园的时候,哥哥突然在二叔墓碑周围发现很多刻有Chinese Air Force(中国空军)的墓碑,这让他十分震惊。

他仔细查阅这个陵园的网站,找到这样一段信息:“1944年秋天,中国当局正式选定Fort Bliss军事基地,作为遇难中国空军军校学员安置地,其中55人安葬在Fort Bliss国家公墓。”

他细心地为每个墓碑照相,记录下每个墓碑上的名字、军衔、牺牲的日期,以及埋葬的日期。从这些墓碑上,他看到了三个信息:他们都是民国空军;身份跨越很大,有军校学员、中尉、上尉;牺牲的时间从1942年至1947年。

哥哥回来和我说:“怎么会有这么多的中国空军死在美国呢,他们究竟是怎么死的?哪里有自己的孩子牺牲了,而家里的亲人这么多年却对此一无所知?”为了找到二叔和他的战友牺牲的具体原因,哥哥做了几个月的调查研究,但是一直没有结果。

后来几年间,我无论是在工作还是旅行,逢人就会打听这些空军的事。我明白,只有找到二叔牺牲的真正原因,才能真正把二叔带回家。

这件事一直埋在我心里,挥之不去。那时,我在美国硅谷一家公司上班,工作压力非常大,不可能一边上班一边寻找二叔的过去,这事就这样搁置了下来,直到2018年初我看到电影《无问西东》。

《无问西东》剧照

“晃晃……”一群面黄肌瘦的难民儿童欢呼着跑出来,他们头顶上空,一架飞机晃动着翅膀,往下空投食物,孩子们一阵狂欢,沈光耀的脸上露出温暖的笑容。那仿佛就是二叔,当年他一定也是怀揣这样的悲悯弃笔从戎的。

我突然意识到自己的使命。刚好工作遇到一些变动,我干脆从以往的生活抽离出来,全力以赴寻找二叔的过往。从何处开始下手查找呢?通过在互联网搜索,我在“空军军官学校第十六期航空班学生名册”上找到了二叔的名字,得知他是民国十年生人(1921年)。在“空军官校抗战期间各批次留美学员名册”上,发现他是第十六期第七批留美航校学员。

那二叔究竟是在美国什么地方接受训练,在哪里出事的?

布利斯堡国家军人陵园,李嘉禾之墓

我先查询了空军机场,可仅仅一个德州就有29个空军机场。

我又开始查询飞机事故记录。墓碑显示,二叔是1944年10月1日去世的,但根据掌握的资料,仅那年的10月,美国就发生了1192个大小飞行事故。尽管美国空军飞行事故记录很完善,可因为网站制作陈旧,搜索犹如大海捞针。我想到当年那些和二叔一起去美国训练的老兵,便着手从他们的回忆录去寻找。

据第六批留美归国学员回忆,1942年,全班同学抵达美国后,先后在美国多个训练中完成空军操作训练。毕业后,战斗科留在鹿克机场,轰炸科则赴柯罗拉多州拉亨塔机场,分别接受部队战技训练,然后回国参加战斗。

我想,既然传说二叔通过训练,准备回国,那就应该在最后高级班训练机场,于是,把搜索目标锁定鹿克机场。果然,在鹿克机场历年飞行事故纪录中,我找到了二叔的名字:Lee Chia-Ho,这让我惊喜万分。

记录显示:1944年2月25日,二叔驾驶着战斗机,在机场跑道滑行时出过一次事故,使飞机受到3级损伤。这条信息让我兴奋不已,仿佛看到二叔驾驶着战斗机在鹿克基地参加例行飞行训练。尽管1944年2月离开他牺牲的10月还有一段时间,但是这条信息至少让我追踪到了二叔在美国受训的足迹。

打开一扇历史的大门

我立即发邮件给美国“航空档案调查与研究”网站,订购飞行事故报告。很快,我收到了有关二叔的失事报告。整个事故报告共46页,包括5张坠机现场图片,费用是34美元。

我轻轻关上书房的门,打开台灯,坐在书桌前,下载长达130页的美国空军战争部存档的飞行事故报告,似乎正在打开一扇历史的大门。随着事故报告一页一页翻过,盖满灰尘的历史画卷扑面而来,房间内外的一切都静止了,然而我的心却越跳越快。

眼前一张张图表,一幅幅照片,带我走进历史的峡谷,我仿佛听见了那架TB-25D撞击山坡时发出的轰然巨响,看见了事发地点翻腾的火焰。我奋力奔跑赶到现场,与救援的人们一起,将幸存者拖出飞机残骸……

1944年9月30日,星期六,晚10点46分,为执行越野飞行任务,二叔所乘坐的飞机从Atlanta空军基地起飞,预定飞往俄克拉何马州的Will Rogers机场。

飞机驾驶员是机长布朗·巴雷特,有8位乘员,其中3位是民国空军学员,5位是美国空军。3位民国空军学员除了二叔外,还有陈冠群和杨力耕,他们的军阶都是准尉,在空军里的职称是副驾驶员。

漆黑的夜晚,没有GPS的情况下,他们的飞机遇上了坏天气,机长没有及时接听天气预报并与指挥塔保持联系,误将飞机设置在自动驾驶档,空中不稳定气流导致突然坠机。飞机撞上地面后立刻解体,残骸散落满地。

飞机起飞前加满了油料,出事时油箱里存有大量汽油,坠机后火势迅猛燃烧,以致救援人员几分钟赶到之后,也无法及时抢救。

唯一幸存的是美国空军中士John L Carpenter,他在医院里躺了两天才苏醒过来。可是,他无法提供任何相关信息,因为出事时他坐在飞机尾部的通讯舱,没能看到或听到驾驶室里所发生的一切。

我第一时间把失事报告发给亲人们,压在心里几十年的谜团终于解开。二叔可以回家了。

2018年3月,我和先生去德州看望二叔。我把带来的两盆白菊放在二叔墓前,留意到旁边有两个墓碑,他们的牺牲日期、下葬日期和二叔都是同一天,我立刻意识到,这就是和二叔一起遇难的战友。

再放眼望去,周围一大片墓碑,上面写的都是Chinese Air Force(中国空军)。

一旁的先生忽然叹了口气,说:“这些中国空军都是为国捐躯的,我们家是费尽千辛万苦才找到二叔,那这些空军的家人呢,他们是不是也不知道遗骸埋葬的地点?”

这句话瞬间戳痛我的心。

看着二叔的战友以及其他中国空军的墓前空空荡荡的,我和先生感到非常不忍心,当年,他们都是怀着一片赤诚,来到美国受训,准备报效祖国的,可是最终,却像一群离群的孤雁,留在异乡,无人问津,就这样过去了70多年。

我在墓园久久徘徊,不愿意离开,心想虽然这些空军都还来不及回到祖国报效国家,但是他们却用自己的生命,完成了空校的誓言,他们同样是英雄,我们有什么理由不把他们带回来,让他们默默无闻留在美国那么多年呢。

我在二叔墓前发誓:“二叔,您的这些战友都是我的二叔,我不但要把您找回来,也要把他们带回来,带到他们自己的亲人家里。”

庆幸的是,我在探索的过程中,发现了志同道合的“龙越基金会”。湖南龙越和平公益发展中心立即成立“为空军寻找家人”项目专案组,海峡两岸同胞,以及美国的志愿者都积极行动起来,陆续有了成果。

在翻阅这些空军的资料时,我发现这些空军大多受过高等教育,出生在很好的家庭,牺牲的平均年龄在23岁。

70多年来,他们的家属后人,不知道自己的亲人埋葬在哪里,几十年苦苦寻找亲人未果。如今家属们在微信上组成一个“葬美空军后人群”,相互间像亲人一般。

这个时代缺的不是完美的人,缺的是从心里给出的真心、正义、无畏和同情。死亡不是真正的离别,忘却才是。